

介評

「賽跑」

壹 闡 提

李篤恭著 學術出版社出版

李篤恭先生在本地文壇，算是一位知名之士，和他過從的人，得到的印象大抵是：好辯、激動、狂傲而忠實於自己的文士。他先是以詩作、詩論馳名，他大志所在卻是小說創作。

最近他由「學術出版社」出版一部包含八篇，約十八萬字的中短篇小說集：「賽跑」，令人刮目相待。認識其人其事，加上詳讀他的文章——博大深沈的主題，以及很難忍受的文字——使人越發相信常人引以為戲謔的一句話：天才和瘋子祇有一線之隔。

這是一部絕無「商品」成份的小說集，如果出自「明星作家」之手，加上適當的宣傳廣告，必然能够暢銷一時。但筆者試為李君一卜「賽跑」前程：一定虧損老本無疑。然而「賽跑」確實是值得一讀，並應予注意的文學作品。茲先簡介各篇，次論其文學特質，最後討論形式與文字等等，請方家指教。

甲、簡介

收集在「賽跑」集中的八篇中短篇小說，有一個

共同特點：每篇的故事情節，都能以三言兩語交代清楚，但是其繁複的內容，卻無法從故事骨架看出；作者是低劣的說故事人，但寫的是道地的小說。

「賽跑」：是一篇激情裏發現自我的作品。約三萬多字，寫作於民國三十九年。以一個大二的學生，完成這樣宏偉的作品，其氣魄實在驚人，但縱觀作者在這將近四分之一世紀中的「寫作進展」，勿寧說是令人嘆惋的。

武斌是大學生，雪香是他的童年玩伴，從來以兄妹相待。武斌在青春後期的異性交往中，突然對這位「妹妹」引起性愛的醒覺。雪香的性愛仍停留在朦朧的半睡中，對於這位「哥哥」的「襲擊」，陡然間無所適從起來。

本篇就是寫這種青春的真實；幻想，衝突，歡樂，創傷，奮鬥等。作者處理「突破」的方式是很戲劇化的：雪香要求武斌參加四十二公里的長途賽跑。武斌是吐過血的肺病患者。

這是一種頗富浪漫情調的安排，卻跑出嚴肅的意義來了：他起初是為情人而跑，後來是為自己而跑——一種責任，一種使命，為生命為存在而跑。

「軀殼」：是一篇剖析情愛心理歷程的作品。王文光是英俊而心地善良的大學生，張文英是長相醜陋但氣質高雅的小姐。張在舞會上常被男士們冷落，王出於同情而請她共舞，後來伴送回家，也成他的「任務」。

由於長期相處，他逐漸透過「軀殼」皮相，觸及她的靈性悸動；醜惡與高貴的對比愈來愈大，而他也更能了悟美醜的真諦了。本篇對於男主角流動的意識，予以細膩精確的捕捉，頗為高明。

「追尋」：本篇寫的是一個人，由動物性的愛恨到理性的情愛——的頓悟過程，深刻獨到，值得再讀。

老王是「臺北市三十多年來特大條的大流氓」。林財旺是在妓女戶要賴的小流氓、老賭棍。林窮極無聊，對於王的「成功」心懷妒恨。王的親生女玉葉被其姘。復偷偷賣入茶室，這件事使一生吃盡罪惡飯的王既怒且怕，決心懸賞尋回玉葉。王的做法，林覺得不解且可笑。玉葉被找回來，王欣喜之餘，居然花錢大請功臣；林

感慨頗深。

玉葉第二次被賣失蹤了，王把要殺人的「菜刀，拋在地上，隨之砰地落坐在地上」，這條大流氓哭了！這一哭，使林霍然醒悟：他也要一個家，一個妻子，「生一個女孩，來，來，爲她哭……」他的「追尋」有了結果：找到長久走失的「潔淨的自己」。

「小偷」：是七分自傳，三分虛構的作品。全文約六萬字。作者序文裏自敘是一半傳記，筆者以爲「太客氣」。是一篇「可怕的作品」。

王英明是個年輕商人。有一天，在火車上出現一個小偷——一個窮少年。他幫助旅客制服小偷，並細心地訓誡這個少年，最後還偷偷塞給這個少年幾十塊錢。

從小偷遠離時的朦朧面孔，他見到了自己——以往那個少年的自己！

接下去是龐大繁複的回憶：寫他在母親帶領著所過的最卑賤，最窮絕的日子；他們吃木薯，吃野菜，吃人家拋棄的殘食來維持生命。

這是臺灣光復前，日人崩敗前夕臺人生活的寫照。他們最後由母親帶領著偷竊青菜，地瓜之類充飢，這種父子奪食，母子皆偷的境況，受盡苦難的這一代國人，讀之當無人不落淚！

這是一篇最「李篤恭底」作品。這裏的母子姊妹，極像「E·柯德威爾」的「菸草路」中人物，也流動著「威廉·福克納」筆下黑人的影子！作者寫他們的仇恨，也寫友愛；寫他們的絕望，也寫其卓絕奮鬥！

「混蛋」：本篇是客觀地肯定生命意義的作品。

王經理是「全國最小的，祇有一張書桌的老闆」。是一個人品低下，事業不展，連妻子都鄙視的人物；人在背面都喊他「混蛋」，而他也喜歡罵人混蛋。

王有一天從糞坑救出一隻矮小，邋遢的棄狗。從此人狗糾纏，展開一連串可笑可悲的「故事」。王毆打牠，虐待牠，拋棄牠，讓牠挨餓；牠甚至被人用熱水潑灑，然而牠總是生存下去；雖然是最可憐最偏促窘迫的生

存空間，但還活得自自然然地。王罵牠混蛋，久之牠竟認為混蛋是牠的名字了。牠是王唯一能鄙視，「有力量怨恨」的對象。王集怨恨孤立無助於一身，卻把全部不滿與恨意轉移發洩在「混蛋」身上。可是由於種種機緣，他終於發現自己和「混蛋」正是同樣地可悲可憐。憐憫「混蛋」，就是憐惜自己。不但如此，當「混蛋」爭奪發情的母狗時，竟一改往常的畏縮懦弱，而以悲壯慷慨之姿態出現。於是他得到近乎徹悟的啓示：生命的本身是莊嚴的，縱使最早卑微低賤者亦然。想來主角是「得救」了。

「春天」：一篇極完整的短篇小說，是「混蛋」的「外傳」，寫兄姐兩人崇高的愛心。

「玩偶」：含有自傳色彩而戲劇性最濃的一篇。

主角我是「舅舅」。由「現在」見到可愛的外甥女的斷腳洋娃娃，引起憂傷的回憶，情節乃在回憶中展開。

首先寫的是一場可笑的決鬥：主角和呂姓男子的決鬥。原來「我的妹妹」曾經是呂某的情人，呂某玩弄了她，卻以身份不配遺棄她；她嫁給現在丈夫後，呂某竟到處吹噓當日兩人「親蜜的內幕」。於是妹之家庭風波頓起……。「我」決心為妹妹雪辱，也所以平和其夫婦糾紛，於是訴諸決鬥。

妹妹所以被母兄慫恿和呂某結交，是為躲避飢餓，而「我」所以必須挺身而出，是「我」負咎於妹妹太多。歸根結底，還是窮絕的生存境況引發的悲劇。本篇應該是「小偷」的補充，但比「小偷」更進一步，對於生存的奮鬥，有更深刻的闡釋。本篇的佳勝處當不在此，而是匠心的布局，比較完密的結構。

「河畔」：是作者挾著大企圖而寫的作品，也是作者的人生觀，歷史觀的戲劇化作品。本篇之於其他七篇小說，它是異色的。本篇似乎取材於幾年前臺北仙姑廟（？）附近發生的姦殺案：一個魚販姦殺了一個少女。他便是魔鬼，壞人——所謂的罪惡是這樣單純的嗎？作者想挖掘的就是這個人性結構問題，就外在說，是社會犯罪問題。

本篇交代故事場景和「基本形勢」後，就分「神篇」、「獸篇」、「鬼篇」三個局面進行。技法近似芥川

龍之介的「竹藪中」，或朱西寧的「冶金者」。不過，筆者疑惑，本篇的「三分法」是否有筆誤？「鬼篇」令人不解；應該「神篇」、「人篇」、「獸篇」吧？

乙、主題的探討

小說是虛構的，但是文學作品是以虛構為手段，把許多「真實」連串而成的。我們也可以說，唯有採取虛構手段，才能更完美地表達作者心中的真實。

筆者相信，所有從事小說（真正文學作品）寫作的人，一定會同意這種說法：任憑作者如何虛構小說，其內容一定含有作者直接或間接的生活經驗；它不可能完全憑空杜撰的。這種據於經驗，加以重組、變形、演繹、推理、抽出、「理想化」、「普遍化」、「特殊化」等等——也就是文學的創作。

所以研究作者的生活經驗，意識型態，哲學思想等，可以找出其作品的主題趨向；也可以由其作品羣表達的主題趨向，歸納出作者的哲學思想，意識型態，以及其生活經驗。

基於上述的理解，又為了避免枯燥，筆者想從一個比較有趣的角度來探討「賽跑」的主題趨向：作品羣裏，出現最多的意象，場景是什麼？

小說創作者，在構思謀篇，鑄詞行文時，有些意象總是重複紛沓而來；為了避免重複，存心躲避它，這是很苦的，同樣情形：如果專門研究一位作家的作品羣，也一定會發現這種現象吧？如果單純指以詞藻貧乏，筆滯技窮，那是不正確的。

研究一家的小說，似乎可由此直入其文學核心，一作家一定有其特殊而常出現的意象、場景，再由此找出其義蘊所在，如此，一些支節就不致擾人耳目了。試以中外幾位作家作品為證：

白先勇的作品：淒寂的死亡，世故的舞女，連場的麻將，生命力日竭的中老年人，寒夜冷風……。

張愛玲的作品：肉感而遲暮的美女，「去勢型」男士，衰敗豪族的庭院，不幸的婚姻……。

三島由紀夫的作品：烈日、猛火、夕陽、大海、淒美的死亡……。

威廉·福克納的作品：白痴，黑人，異常性慾，姦污，兇暴，叛逆，惡德，死亡……。

「賽跑」是作者的第一本小說著作，其中包含處女作「賽跑」，自傳成份極濃的「小偷」和「玩偶」。所以從這個角度予以探討，當更有意義。試梳理三個不斷出現的意象或場景看看。

一、母性的渴望：

「母性」是受傷心靈之庇護意象。母性是大地象徵，生命的泉源，是一種「安定力量」。「母性」的渴望，是物性底，也是人性的，其義蘊已超過「生我軀體的媽媽」其人。「賽跑」各篇裏，處處表露出這種對母性的渴望，這，不應視作偶然現象：

1 「賽跑」的女主角是：「那真性善性美性底三位一體底永恆的母性——思慕她，獲得她……」（P. 5）

2 「軀殼」的女主角是：「文英，妳很像我死去的母親……」（P. 79）

3 「追尋」的美華：「美華卻是不同的，不僅是她的肉體引誘著他，不足是她的身軀。他嚮往著她內面的——一股欲要躲進她裏面而永恆地消失掉的衝動常在迷惑著他。」（P. 96）

4 「小偷」裏出現好幾個母性的形象：一、在火車上，胸前掛著小十字的洋裝婦人。（P. 123）「他被抱在那柔軟又溫暖的胸腹上，被那溫愛養育著；不，他願躲進她那有溫血的腹腔裏……」（P. 124）「……我的——我那美麗的，和藹的，慈愛的，優雅的，可親的，高貴的，我心愛的母親——」（P. 192-193）「阿母……那聖母，那媽祖，那觀音菩薩般的影子一直便環繞在我眼前……」（P. 204）

5 其他：「春天」的「姐姐」之於「我」，也近於母性的情懷（P. 213），「混蛋」裏，母性的渴望，他對「沒有生死底畏懼，生命必得延續下去」——的母狗的崇敬（P. 230），至於「玩偶」裏的哥哥，除了戲劇化的決鬥外，其對於妹妹也是充滿了母性的慈暉；作者在這裏的哥哥，勿寧說是「母性底」。（P. 274）

二、貧窮屈辱的意象：

這是「賽跑」這部小說的基調（除「河畔」以外）。

「賽跑」裏的主角武斌是在屈辱中長大的男孩，「賽跑」中充滿了失敗耻辱的恐懼。「軀殼」裏的女主角因長得醜陋，一直活在屈辱感裏。「追尋」的男主角林財旺，是因為窮困屈辱，對老王產生不可遏抑的恨意。他的衣着，周圍，人物，除老王外，無一不是貧窮屈辱的角色。「小偷」全篇就是窮人在屈辱中求生存的大壁畫。「春天」一作裏寫的是「喪家之狗」，而我「在黑暗的秋雨中，我看到的，到底是一條白野狗，或者是一——徬徨在黑夜裏的那個飢寒的中學生？抑或是躊躇在臺北夜雨中的那個肺病的窮光蛋？」（P. 210）「混蛋」裏的王經理，陳外務員，那隻「混蛋」狗，無一不是屈辱的化身；其「動作」全因屈辱而進行的。「玩偶」一作的可憐妹妹，是因為躲避貧窮才硬推給呂某的，她的屈辱乃因貧窮而來，悲劇也滋生於斯了。

三、血和死亡的意象，決鬥的場景：

「衝突」本來就是小說的特點；「衝突」正是廣義的一種「決鬥」，祇是這八篇小說更尖銳而已。

「賽跑」中，武斌不但和一百多人在四十二公里上決勝負，也是一種自我決鬥。「軀殼」中，是眞美眞醜的決鬥，是男女內心的決鬥。「追尋」中的林財旺是和仇恨心的決鬥。「小偷」中，是和貧窮屈辱的大決鬥。「混蛋」中是兩個「混蛋」的決鬥，更是怨恨與愛心之鬥，莊嚴生命與塵念俗見之決勝負。「玩偶」是意志和蠻力之爭，愛恨之鬥。「河畔」是「總決鬥」——神性、人性、獸性的總決鬥。

要之，所有的「決鬥」，都是「正」面勝利的多——可愛的作者，這是他的理念，歷史觀的必然結果。

另外，全集八篇作品，都有血，或死亡的意象；數篇幾乎是鮮血淋漓的。因限於篇幅，此點不擬詳說。作者李篤恭一向反對作品上的濫情作風，他主張「文藝底思想性」。他在翻譯「湯瑪斯·曼」的一篇短篇

的後記裏，曾有一段最能表達他的文學主張的話：「一個人應有歷史意識，那麼在創作上抑或鑑賞上，才能够把某作品底事體與其整個生命背景連貫起來，進而再與個人底心靈溝通……」（註一）

可是看了以上的展示，卻很有趣而且很奇怪：因為他的筆下反復出現的意象，場景，配上他那激情的「語調」，他的這些作品是偏向感覺底，感情底，也可以說是「濫情」的。這種現象說明了兩種可能：一、一個人的文學主張，和他筆下的作品，總是有一段距離的。二、這些作品和作者的生活，甚或生命「距離」太近了；下筆時自然流露而無法控制。筆者認為這本集子是屬於第二種情形。

如果上述各點尚合符節，那麼李篤恭的小說主題，可歸結成兩點：（待續）

近二十年 短篇小說別集 總目

（民國四十年至民國六十年）

鄭明
嫻